
目录 CONTENT

▶ 青年文学

连婧羽	窗	/ 2
谭伟维	戏台	/ 4
汤嘉欣	那片黄	/ 7
胡俊涵	山行记	/ 9
傅小航	雨落处，灯火自深	/ 11

1. 窗

连婧羽

老木窗总在风里发出细碎的吱呀声，像一段咽在喉咙里，哭不出来的调子。风卷过被老鼠啃得坑洼的窗沿，簌簌落下干燥的木屑。我踩在窗下摇摇晃晃的旧木椅上，拼命踮起脚尖，指尖几乎要碰到冰冷的窗棂，眼睁睁看着父母离去的小车，卷起漫天尘土，模糊了整条巷子。

我看着母亲含泪挥手，大喊着告别。上一秒，这只手还在我的头顶，轻轻地抚摸。可那辆黑色的小车，还是头也不回地驶向黄昏的尽头，融进沉沉的暮色里，直到缩成一个渺小的黑点，彻底消失在视线里。我就那样一动不动，漫无边际的黑夜和孤寂的星星沉沉地压在我头顶。

趴在窗前张望，是我不知从何时起养成的习惯。在白日往来的行人里张望，在黑夜炊烟袅袅里期待。奶奶轻声唤我吃饭，四方的木桌上，沉默地摆着两副碗筷。桌子有些年头了，边角有些裂。我想，这两副碗筷像那些裂一样，是补不上的缺口。

第一次见证父母的离开时，我曾问“奶奶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？”

奶奶摸着我的头，眼神飘向窗外空荡荡的巷口“囡囡不急，等你长大了，就能去找他们了。”

“那我也要离开吗？”

她又不说话了。枯瘦的手掌攥着我的手。屋子里只剩老木窗的吱呀声。一阵难过和沉默涌上心头，我把头埋进奶奶怀里。

奶奶觉浅，半夜醒来，我总见她坐在床边，望着残破的木窗。月光淌进来，陷进她嶙峋的皱纹里，沉进她深邃又空洞的眼眸中。我总轻轻把头靠在她手背上，望着同一扇窗，同一个黑夜。

记忆总筛去枯燥无味的等待，印象里，下一次望窗，就是黑色的车从远方驶来。

村里人围着说这是衣锦还乡，说奶奶有福气，说我以后也要像父母一样，走出这穷乡僻壤。许多话萦绕在耳边，我想着父母会待多久。

他们带着我和奶奶离开了，搬到了县里的房子。那扇吱呀的老木窗被彻底遗弃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密不透风的铁丝网防盗窗。冰凉的铁条横竖交错，把完整的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，连阳光照进

来，都是一块块斑驳的碎影。家里热热闹闹地吃了三天团圆饭。父母又离开了。母亲说“这次很快就能回来。”

于是我又开始期待。直到奶奶在那扇铁窗前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我和她一起望着，问“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没有回应。

父母踏着夜色匆匆回来，眼眶通红。那段时间的记忆是晃动且模糊的。我只记得他们在灵堂前跪了整整一夜，没有声音，只有压抑的抽泣。

我也要离开的。

奶奶没能回答的问题，我还是有了答案。

升学、求职、工作……远在他乡，在熙熙攘攘的人海里，我再没能长久地枯坐在窗前等待、发呆。

对于窗最大的印象，是离家时父母从窗里张望的眉眼。他们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朝着我开

怀地笑，眼神里满是盼归的欣喜。后视镜里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。

岁月没能怜悯谁。皱纹如同锈迹一样爬上我的脸颊。

我就这样，在摇椅上，轻轻地晃。那扇窗子爬满了深褐色的锈迹。铁锈顺着铁条蔓延，斑驳、暗沉，裹住了所有的棱角，就像裹住了我这一生的等待与离别。

就在刚才，我也站在这扇窗前，朝着远去的孩子，用力挥手告别，看着他的身影，消失在窗对面的路口。摇椅轻轻晃着，我眯起眼，恍惚间，好像又看见那个小小的自己，踩在摇晃的木椅上，踮着脚尖，拼命够着那扇吱呀作响的老木窗，望眼欲穿。

在窗前告别，在窗前等待，从木窗到铁窗，从崭新到锈迹斑斑，从被留下的孩子到变成目送的老人，兜兜转转，我终究还是困在这扇窗畔，咽下这一辈辈的孤独与盼望。

责编 邹露 张金

2. 戏台

谭伟维

镇上那座戏台，我小时候以为它会一直在那儿。

戏台是杉木搭的，柱子粗得一个孩子合抱不住，漆皮斑驳，露出下面深浅不一的木纹，像老人手背上的血管。台口朝东，说是为了接紫气。我记事起，它就已经旧了，旧得理所当然，仿佛从开天辟地就长在那片空地上。

每年霜降过后，戏班就来。他们开着厢式货车，卸下锣鼓、戏服、花花绿绿的头面。我们在台下追逐打闹，看他们往脸上涂油彩，白是白，红是红，黑是黑，一笔一画，寻常的面孔便退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忠奸善恶，一目了然。

锣鼓一响，全镇的人都来了。自带板凳的，倚着槐树的，骑在父亲肩上的。台上的唱，台下的和。卖瓜子花生的老陈推着板车在人群外围转悠，叫卖声被锣鼓压下去，他便只是笑，露出仅剩的两颗门牙。

我那时听不懂戏文。只觉得那些拖长的腔

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夏天傍晚的炊烟，袅袅地升上去，散在暮色里，你抓不住它，可它确实在那儿。母亲听得懂。她纳着鞋底，嘴唇微微翕动，跟着台上的旦角念白，念到伤心处，针脚就慢了。

有一年，唱的是《桃花扇》。唱到末了，那李香君把桃花扇掷在地上，唱了句“桃花扇，桃花扇，扇上桃花血染成”，台下的王奶奶忽然哭出声来。她的丈夫四九年去了台湾，一去四十年，去年刚联系上，人已经没了。

那晚散场后，王奶奶一个人坐在空了的戏台下，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母亲让我去喊她，她摆摆手，说：“我再坐坐。”后来是戏班的琴师走回来，坐在她旁边，也不说话，拉起一把胡琴。琴声在空荡荡的戏台前飘，飘过槐树，飘过青石板路，飘进每一户没关严的窗。
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戏文里唱的，原来是真事。

后来我去县城读书，又去省城工作，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一年过年回家，发现戏台不唱戏了。台上堆着化肥袋子，台下拴着几只羊。老陈的板车还在，改卖烤红薯，牙全掉光了，见了我还认得，说：“你小时候最爱嗑瓜子，嗑一地壳。”

我问戏班还来不来。他说早不来了。唱戏的人老了，听戏的人也老了。年轻人不看戏，看手机。他指指戏台柱子上的裂缝，说：“你看，它也老了。”

去年秋天，镇上忽然传来消息：戏台要拆。说是危房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。我在省城收到堂弟发来的照片，挖掘机已经停在戏台边上，那棵老槐树先被放倒了，树冠倒下时扬起的灰尘，隔着屏幕也能闻到。

我请了假回去。到的时候，戏台只剩半面墙，杉木的香气还在，混着尘土味。夕阳从那半面墙的缝隙里漏进来，把地上的碎瓦照得像一地金箔。

老陈坐在他的板车旁，递给我一个烤红薯。他说：“拆的那天，王奶奶来了。她让人扶着，站在那儿看了一上午。没哭，只是看。”

我问他看什么。老陈剥着红薯皮，慢慢说：“看她自己。看我们这些人。”

红薯很烫，甜得有些过分。我蹲在那堆瓦

砾边上，忽然想起许多年前，那个琴师在月光下拉琴的样子。他拉的什么曲子，我从不知道。可那琴声至今还在我耳朵里，像一条细细的河流，穿过这些年的嘈杂，从未断过。

堂弟在镇政府工作，说文化中心建好后，会有数字影院、电子阅览室。他说这些时语气很振奋，我也跟着点头。可我心里想的是：那些被锣鼓声召唤出来的人们，那些在戏文里辨认自己命运的人们，他们要去哪里呢？

今年霜降，镇上没有戏班来。我在省城的出租屋里，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在拉二胡。拉得不好，断断续续的，像学琴的孩子在练习。可我还是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走到窗边听了很久。

窗外的天是灰蒙蒙的，没有月亮。对面楼里亮着一格格灯，像无数个小小的戏台，上演着我永远不会知道的故事。二胡声停了，过了会儿又响起来，反反复复，固执得像某种回答。

戏台没有了。可戏还在别处唱。

那些唱词、那些腔调、那些在暮色里被锣鼓声召集起来的脸庞，它们并没有消失。它们只是散开了，散进每一条巷子，散进每一个有人听、有人记得的地方。

就像母亲纳鞋底时跟着念的那句戏文，她未必还记得，可它就在那儿，在她针脚的节奏

里，在她渐渐慢下来的动作里，在她某一天忽然哼出的、连她自己都惊讶的旋律里。

我关掉窗，坐回桌前。电脑屏幕亮着，上面是明天要交的方案。光标一闪一闪，像某种陌生的、我听不懂的鼓点。

可那二胡声还在耳朵里。它穿过霜降的夜晚，穿过这些年我走过的所有地方，轻轻地、

固执地响着。像一个老人坐在空了的戏台下，等一场不会再来的戏。

或者，等一场已经在别处开场的戏。

而我终于明白：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都搭着一座戏台。它不拆，也不倒。只是在等——等某一句唱词忽然撞进来，把我们从观众，变成戏里的人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

QINGNIANBIANJIJU

3. 那片黄

汤嘉欣

说起来，我家在北方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子。每年夏天，村东头那片地里准保种上向日葵。也不是为了好看——一种玉米种腻了，轮茬嘛，顺手换一茬向日葵。可对我们这帮孩子来说，那片地就是整个夏天最亮的地方，亮得你没法忽略。

那会儿我大概十来岁，暑假闲得慌，骑着自行车就往地里蹿。向日葵比人高出一大截，杆子粗得跟小孩胳膊似的，叶子一张开能遮住半张脸。花盘沉甸甸地往下坠，花瓣黄得扎眼——就是那种你盯久了，眼前会留下黑点儿的亮黄。地边有条土沟，狗尾巴草和蒺藜长疯了。我们把车往沟边一扔，猫腰钻进向日葵林子里头。里头闷得要命，风根本透不进来，只有叶子哗啦啦地互相蹭。抬头看，那些花盘像一个个小太阳，把光切成碎片，哗哗往下掉。

后来上了高中，美术课本里印着一幅画，梵高的《向日葵》。头一回看见，说实话有点懵——这也能叫向日葵？黄倒是黄，可那不是太阳的黄，是快要烧起来的那种黄，又浓又烈。好些花瓣耷拉着，蔫头耷脑，歪歪扭扭插在一个陶罐里。我

盯着看了好一会儿，心想，这跟我们地里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嘛。我们那儿的向日葵，壮实，老实，风吹过来就齐刷刷点头，像一群听话的小学生。梵高这些呢？像喝高了，像在跟谁较劲，又像被人掐着脖子喊不出声。

那时候不懂，就觉得外国人画画就是夸张，没啥稀奇。

真开始咂摸出点味儿，是上了大学以后。有一年暑假回家，特意跑去村东头看那片地——结果没了。全种上玉米了。我妈说种向日葵不划算，籽儿卖不上价，还招鸟。我顺着地边走了一圈，草比原来还高，那条沟也填了大半。忽然就有点说不上来的失落。那些向日葵，连声招呼都没打，就这么走了。

晚上窝在沙发上翻手机，又翻到梵高那幅画。这回感觉不一样了。你细看——他画的那几朵，有的花瓣朝外翻着，有的打着卷儿，颜色从橘黄到深黄，甚至还掺着一点点绿。花盘上那些籽儿，他用短促的笔触一点一点戳出来的，密密麻麻，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头炸开。那些向日葵不是安

安静静插在花瓶里的，它们是活的，或者说，是在挣扎的。不是给人看的，是给自己活的。

我忽然觉得，老家的向日葵和梵高的向日葵，说到底是一回事。你琢磨琢磨——我们地里的那些，站在田野上，面朝太阳，该长就长，该蔫就蔫，最后被人打下籽儿，榨成油。没人觉得它们特别，它们也不觉得自己特别。梵高画里的那些呢？被人剪下来，塞进陶罐，在画布上烧了一百多年。它们也不觉得自己特别，只是恰好被一个疯子看见了，那个疯子替它们喊了出来。

现在想想，我怀念的可能压根儿不是向日葵本身。是那片地，是那个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的午

后，是热风里混着泥土和青草的那股味儿，是自行车把手上晒得烫手的铁锈。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梵高没有——他有的是他的孤独和疯狂。可怪就怪在这儿：每回看到他那幅画，我就想起老家的那片黄。中间隔着一百多年，隔着一个太平洋，可那种亮，那种不服输的亮，一模一样。

也许向日葵从来就一个德行：不管种在哪儿，不管有没有人看，它们只管朝着太阳转。转不动了，就低下头，把最后那点儿力气全攒进籽儿里。梵高懂这个，所以他画了它们。我不懂，但我见过它们。

这就够了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

QINGNIANBIANJIBU

4. 山行记

胡俊涵

山间的路，是不说话的。它只管在那里，让你去走。

起先还是石阶，修得齐整，一级一级的，像是给山镶了道规矩的牙边。脚板走得发响，心思却还在山外头，盘算着未竟的琐事。渐渐，石阶就懒了，断了，化成一条被踩实的土径，松松软软的，踏上去几乎没有声音。两旁草木的气息便浓起来，是那种混合了朽叶、湿泥和无数种无名青草的气味，吸到肺里，凉冰冰的，将胸口那点浊气一丝丝涤荡干净。这才算真正入了山。

山是静的，但这静里却有无数的声音。风过处，整个林子的树梢都簌簌地响，那声音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像潮水漫过沙滩。不知名的鸟，藏在极深的绿荫里，一声长，一声短，啼得清亮。脚边的草丛，偶尔“窸窣”一响，许是蜥蜴，许是别的什么小活物，受了惊，倏地隐去了。这些声响，细细碎碎的，非但不吵，反倒衬得周遭愈发地静了。人走在其中，脚步声、呼吸声，都像投进深潭的小石子，被这广大的寂静温柔地吞没。

山路常傍着溪，水声便成了不散的伴侣。起

初只在脚下深深的地底闷响，像大地沉睡时的鼾声。拐过一个弯，它忽然就现身了，白白亮亮的一匹，从乱石间跳岩下来。水是极清的，清得能看见底下每一块卵石的纹路与颜色，墨绿的，赭红的，乳白的，被水流畅年累月地打磨得浑圆温润。水色则随着深浅与光影变幻，浅处是透明的，像玻璃；深处便蓄成一汪沉沉的碧，绿得有些幽玄。忍不住蹲下身，掬一捧。水的凉意是带着力道的，直透到骨头缝里，指尖一会儿便微微地红了。水从指缝漏下去，滴滴答答的，声音清脆得很。

愈往上走，树木便愈见苍古。多是些松与杉，笔直地指向天空，树皮皱裂成鳞片状，染着斑斑驳驳的苍苔，是岁月写的密信。阳光艰难地穿过层层叠叠的枝叶，落到地上，只剩下些明灭不定的光斑，随风摇曳，像碎了一地的金箔。空气里的凉意也重了，带着一种老木头特有的、微带辛涩的清香。有时候，会遇到倒下的树，横在路中，树干已然中空，上面却生出簇簇新鲜的蕨类与菌子，是死寂里长出的、茸茸的生机。你踏过去，或绕过去，心里便也默默地同它打了个招呼。

徒步最妙的，不是抵达某个名目响亮的“景点”，而是途中那些无名的、偶然的相遇。比如，在途中忽然撞见一株野山茶，花开得正盛，碗口大的白花，重重叠叠，孤零零地立着，安静得有些傲慢。又比如，走得微汗，寻一块溪边平坦的石头坐下，什么也不做，只看水如何绕过石头的阻拦，看光影在水面如何碎而复圆。这些也便成了一种小小的、确凿的福祉。

没有一定要赶的路，没有一定要看的景。脚步是自己的，快慢也是自己的。累了便停，好了便走。心思在这样单纯的、重复的迈步中，渐渐也澄净下来，那些淤积的、缠杂的念头，仿佛也被这山间的风与水一一梳理平整了。

待到日头西斜，该是折返的时候了。下山的

路，仿佛比来时短了些，脚步也轻快了些。只是那满眼的绿，满耳的静，和那一身沾染的、清冽的山气，却沉沉地留在了身体里。回头望，暮色从山谷底漫上来，苍苍的山影叠成一片，无声地立在那里，如同一位宽厚的、沉默的旧友。

归家的车上，城市华灯初上，喧嚣隔着车窗玻璃，显得有些遥远。闭上眼，耳边仿佛又响起那潺潺的水声，混着林间簌簌的风吟。那一刻忽然觉得，山或许并未给你什么具体的物事，它只是慷慨地提供了一片空白，让你将自己暂时地放进去，像将一件蒙尘的器皿，浸入清泉。至于能洗去些什么，又留下些什么，山不说，它只在风里，微微地颌首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5. 雨落处，灯火自深

傅小航

我总觉得，雨天最适合看清一座城真正的样子。晴天里的城市，总是在展示自己，展示它的秩序、速度、光泽与锋芒；而雨天里的城市，却更像卸下了一层外壳，不再急着证明什么，只安静地把最朴素、最真切的一面露出来。长沙也是如此。它并未因为一场雨而变得沉寂，反而在雨中显出了更深的底色——那并非表面的繁华，而是一种来自日常、来自人间、来自无数微小细节累积而成的温度。

这种温度，往往藏在极寻常的地方。

是巷口那家粉店里翻滚着的热汤。门帘半卷，地面潮湿，灶上的白气一阵一阵地涌出来，混着辣椒和骨汤的香，热烈得近乎直接。一个淋了雨的人推门进去，不过是坐下来，点一碗热粉，接过纸巾擦一擦发梢的水，整个人便仿佛从潮冷的天色里被捞了出来。那一刻，所谓烟火气，便不再是一个空泛的词，而是一种极其具体的安慰。它让人在雨水淋湿的时刻，仍然相信生活是有热度的，是能够落脚的。

也是夜色里那一盏并不起眼的小灯。它也许不在繁华的主街，不在耀眼的商圈，只是在一条

旧巷子里，在某一扇窗后，在某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落安静地亮着。雨丝从灯下斜斜掠过，像是光被水轻轻剪碎了。可正因为有那一点光，潮湿的夜才不至于显得过分漫长，归家的人才会知道前路仍然可辨。灯火的意义，原本就不在于多么辉煌，而在于它在暗处仍然肯亮着，在寒意渐起的时候，依旧守着一点微热。

雨中的长沙，最动人的地方也许正是在此。它不喧哗，却并不冷清；它被雨水覆盖，却没有被洗空。那些平日里被速度遮住的、被声浪淹没的东西，在雨里一一浮现出来：小摊前被热气蒸红的玻璃，电动车后座披着雨披的小孩，便利店门口一边抖伞一边低头笑的人，巷道深处一扇半掩着的门。它们都不宏大，也不壮观，却构成了一座城市真正的内部纹理。城市从来不是由地标和标签组成的，真正让人记住的，往往只是这些细小而具体的瞬间。

许多时候，我们总以为所谓“热烈”，便应当是高声的、耀眼的、向外伸展的。可雨中的长沙让我明白，真正深厚的热度，往往不是张扬的。它沉在街巷里，沉在屋檐下，沉在一碗饭、一盏

灯、一句招呼、一次让路里。它不需要被强调，也不需要被命名，只在雨落下来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地显出来。像泥土遇水后散出的气息，像旧木门在湿气中泛出的光泽，都是静的，慢的，却又真实得无法忽视。

雨还在下，细细密密地落着。远处的轮廓渐渐隐进水汽里，近处的灯却一点一点浮出来，停在檐下，停在窗后，停在晚归人要经过的路旁。白日里的喧声慢慢退远了，连同那些鲜明、热烈、向外铺展的东西，一并沉进雨里。剩下来的，反而更近。是门内未散的热气，是玻璃上温软的雾，是屋檐下片刻停驻的身影，是推门而入时带起的

一阵微凉水汽。许多原本不曾留意的细节，到这时才显出它们的分量，不声不响，却足以让人记住很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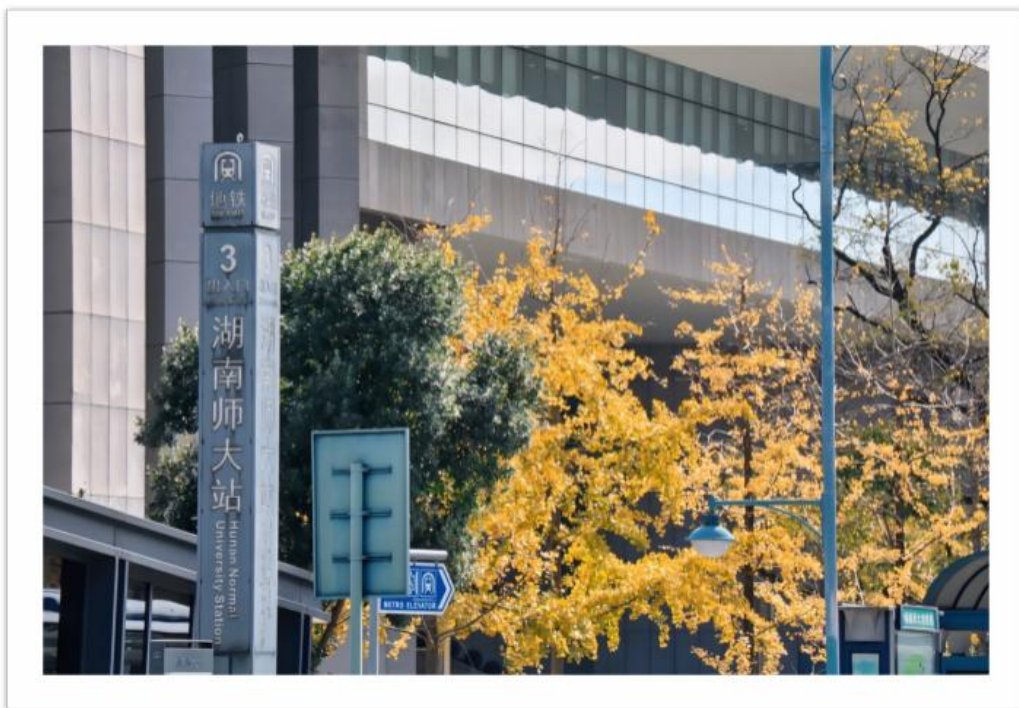
一座城到了这样的时刻，仿佛也安静下来，不再急于说些什么，只把灯火留着，把夜色留着，把这一场未停的雨也留着。人从其中走过，鞋底沾了水，衣袖带着潮气，心却在不知不觉间慢了下来。再回头望时，巷子深处仍有微光，像是夜没有尽，路也没有尽。

雨落处，灯火自深。那些寻常岁月里的微温，在雨声里慢慢显了出来。等人真正走进这样的灯下，便也不再觉得这无边水意有多凉了。

责编 邹露 张金

▶ 青年文学

HNNU YOUTH MEDIA



本版责编：青年编辑部

版式设计：视觉艺术部

本期 1 版 总第 15 期

2026 年 4 月 25 日 星期六